

溫州經籍志

溫州經籍志卷十二

瑞安 孫詒讓 編

史部

地理類下

宋

陳氏謙 鴈山行記

一卷 直齋書錄解題入
文獻通考二百六

佚

直齋書錄解題入鴈山行記一卷永嘉陳謙撰嘉定己巳遊山直至絕頂得所謂鴈蕩者前人蓋未之識也然繼其後者亦未有聞焉曾唯廣鴈蕩山誌二十八陳謙鴈蕩編鴈蕩山巖巒奇怪難以殫述大概此山數百里谷窻峰疊行不能徧東西谷列十八寺自黃巖東來先

經雙峰石梁院次登謝公嶺入東谷經靈峰淨名靈巖能仁寺而東谷盡矣自能仁分徑入西谷經羅漢石門凌雲寶冠院而西谷盡矣若自樂清縣入山則反是今遊山者率至道傍寺而止僧厭客喜穢惡不芟故奇勝之蕪沒者甚眾如所謂鴈蕩不惟不到亦不識也不惟行者不識寺僧山樵亦不識也有客捫磴披險至其處始見蕩歸箸行記於是人知有蕩矣

案陳易菴鴈山行記元以後久佚廣鴈蕩山志所引鴈蕩編疑行記與永寧編之佚文然明胡汝寧鴈山志未載未知曾氏何所據也

陽明洞天圖經

二卷 世善堂藏書目錄上

佚

元

李氏

孝山

鴈山十記

萬厓溫州府志十七無十字

一卷

千頃堂書目入補遼金元藝文志元史藝文志二

存

五峯集本

案鴈山十記見錢杲所輯五峯集及萬厓鴈山志四一始入鴈

山觀石梁記二遊靈峰洞記三暮入靈巖記四靈巖二奇記五

訪欽禪師過馬鞍嶺記六大龍湫記七宿能仁寺東菴記八遊

惠上人開西谷記九鴈名山記十秋遊鴈蕩記其靈巖二奇記

末云宋英宗時有居人行湫水上見老父手弄藥一丸大如椽

栗語之曰爾爲我持此獻天子忽復不見詣郡言狀郡驛上言

天子遣中使持香來於是鴈山名始在天下攷此事亦見薛良

齋鴈蕩山賦注云係元豐五年僧道親所遇道親至都聞神宗

不豫萬麻鴈山志詣都省言狀上聞而取之命中臣梁從政以

焚香至鴈蕩山訪老人無所見事見實錄是此事在神宗元豐

閒非英宗時五峰得之傳述未攷薛賦故不能得其詳實也鴈廣

蕩山志二十八引蔡襄龍壽丹記所載與薛賦注同然蔡忠惠集未載不知何據

明

釋氏永昇鴈山志潘潢鴈山志敘作鴈山集今從千頃堂書目入

一卷千頃堂書目入

未見

千頃堂書目入釋永昇鴈山志一卷明初僧

案永昇鴈山志潘潢志敘作集施元孚志自敘亦云茲山之志

始於明初釋永昇之集然山之景物未之志也似永昇書專載

詩文與山志體異然今未見其書姑依黃目入地理類以俟博

攷

又案顧氏元詩選癸集癸下載陳大希瀑布詩云見僧永昇鴈山志則此書康熙閒尙有傳本

侯氏廷訓

北岳編

未見

案天一閣書目二之二有北岳編三卷明御史施山序不著撰

人未知卽是書否

明史藝文志二千頃堂書目八有
婁虛心北嶽編五卷與侯書異

朱氏諫鴈山志

四卷

明史藝文志二千頃堂
書目八述古堂書目三

自序鴈山瀕海高出霄漢閒東南望閩粵西北連四明天台以接括蒼其發原固不知其所始也其山之盡垂入海嶠斷崖千尺下臨巨浸自浙以東凡山之名勝奧邃者必首稱焉唐一行畫天下山川爲南北二

戒以南戒盡於鴈蕩豈謂巴蜀湖南之山趨金陵度錢塘而歸宿結秀於此耶他山泉石之奇者或以一二得擅名於寰宇中獨茲山累至千百尙未有旣豈造物者藏無盡藏於遐方僻壤之區待時而洩耶則知風氣之開闢有漸至是而盡發於南服也夫天作高山奠爲五嶽効靈育物之功紀載於典籍者嘗昭昭矣宜乎享珪瓚之黃流而勤先生之祭告也鴈山之峻極峭拔無讓乎五嶽之尊崇神龍攸宅時出雨雲羣峰駢列飛瀑交流轉步瞬息百態呈現較之五嶽而幽邃之景或多過焉自晉唐以來始得列號於輿圖則以地出偏方居非中土去先王望秩之迹或遠耳夫以天地所覆幬者大而觀之則崑崙以東積石以南際於海隅何者非吾中原之地爲先王聲教之所覃被者耶不幸而有蔽翳阻塞非山川之不迨也顧聲教之所沾被有未瞻耳歷世多而幅員廣然後向之蔽者日以開塞者日以通故雖薄海塗泥之鄉名山絕

境亦得以通舟車萃衣裳招士夫以遨遊託文字以張皇而盡洩其祕
蘊此鴈山之所以名天下者沿至我朝而益著也吾嘗考夫一統志矣
浙下名山自天目會稽四明天台金華厯厯可數而見較其秀異誠未
有如鴈蕩焉者國志錄其槩郡乘未盡其詳四方之人亦徒知其名而
未竟其實也古人云緊絆芒鞋行一月彷彿得見皮膚耳諫也幸竊茲
山形勝之餘託處於南山之麓藉桑榆以卒歲卻外慮而夷猶故能發
剔幽邃補葺舊志以爲是編其有未備者以俟後之同志焉

胡汝寧鴈山志四

潘潢序鴈山集一卷國初僧永昇編次詳略無法猥襍僞作不足徵至
是大夫蕩南朱公自吉安歸老山中搜落選幽凡得殘碑缺簡賢儒父
老之所傳述合如千簡勒成四卷號鴈山志以余謬當茲邑宜敘敘曰
夫鴈山可不謂名勝已乎甌海東西巖谷泉洞島渚卉石臺榭殿廡耀
乎嶄然何啻什伯獨稱鴈蕩鴈蕩之生久矣其閒投足而遊聚廬而處

者何啻什伯獨劉器之焦伯強王龜齡章大經數大君子一言一行具書在志其餘曾不得列姓焉若夫謝公之蠟屐實未一至騷人顧嘖嘖好言靈運至於今不廢然則物所託於不朽信自有足恃耶易有之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志者識也賢者識其大者言欲純事書欲純理其足以自蓄如此志固宜不賢者竊識其瑰奇登眺之小而已蓋前此嘗有留連茲土者忘其國恤而逐世娛百姓廢耕桑治道牽轡奔走絕命其猶意以爲未足民由是疾視厥山或相與目爲尤物嗚呼此豈山之性哉初子朱子子張子偕遊南嶽酬唱終日動中倫慮猶乃凜然深懼喪志卒定約而去及康侯胡先生過衡愛其雄秀望而不登曰非職事所在晚居山下五年竟亦不出也夫張弛在道而不在物游息以道而不以己樂山如是人豈有病之者哉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余心嚮往之昔嘉靖己亥秋八月之吉新

安襪溪潘潢序

胡汝寧鴈山卷端

潘倣序踰浙水以東多名山東南近海山尤秀絕天台四明鴈蕩天姥皆爲天下大觀而巖幽壑邃類以鴈山爲首前典漫漶無所考蕩南朱先生今始克志之而於鍾靈以名世者顯晦利鈍大小類以傳輯閒嘗閱之恍然重有所感焉其奇峰疊嶂崒嵒嶮巖立者如植蹲者如偃起而迎者如奔背而去者如逝邈迤者如舞目左右接不暇蓮花諸峰也其勵拔有如此者其雲峯煙龕雪風洞如迸筍垂乳如綴珠懸旒如神剜鬼目如複道如陶穴如蟠螭如刻畫雲鳥火藻波瀾之狀龍湫諸谷也其空洞有如此者其川源感沸而溢如澗如狀如震如沂其清可酌其湍可濯其勝可亭其流可百折而東赴於溟渤劒諸泉也其雄渾淵澄有如此者勵拔者存乎介於是乎有獨立不懼者出如章恭毅公者先之矣空洞者存乎通於是乎有守元抱虛者出如夏元鼎者先

之矣雄渾淵澄者存乎知於是乎有旁行不流者出如李孝光者先之

矣先之也者先之也豈天地精華之氣將祕伏於古而後蓄洩於今耶

吾將以俟之吾將以稽蕩南君之考成也否則天下山川泉石之勝不

少如鴈蕩者其何以爲天下之大觀予與蕩南爲舊同寅會閒出是編

以商可否謂予宜敘諸首弗獲辭遂敘如右

胡汝寧鴈山志四

千頃堂書目八朱諫鴈山志四卷嘉靖己亥修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作乙亥誤

四庫全書總目七十六鴈山志四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清人宏治丙辰進士官至吉安府知府鴈蕩山在溫州府跨樂清平陽

二縣

案鴈蕩山跨樂清及台州黃巖二縣界其在平陽者別爲南鴈蕩與樂清中隔永嘉瑞安二縣無由相跨也此合兩鴈蕩山爲一故

有茲於古無稱自宋太平興國中始有僧居之奇秀甲於浙東明初僧

誤永昇者始輯爲鴈山集一卷編次無法嘉靖己亥諫因舊本搜討增爲

四卷列三十二門樂清知縣徽州潘潢序之萬厯辛巳知州南昌胡汝

寧復爲翻雕而以續得詩文冠於卷前殊爲猥襍

案同治辛未四月余以應禮部試在都段得翰林院所儲四庫全書底本數種內有明刊鴈山志四卷驗其冊面印記卽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浙江巡撫三寶所進汪啟淑家藏本也其體例與提要所述同細驗之實萬厯辛巳胡汝寧重編本惟卷首載潘潢所作朱志敘一篇據汝寧自敘則本在末簡而汝寧因其議論醱正移冠卷端者胡敘見外編鴈山志下而朱志自敘及潘倣敘則仍在四卷序記中然則汝寧匪僅翻刻實改編矣提要誤據潘敘未及詳攷遂切爲朱志原本誤也今列潘志於外編而附訂提要之誤於此

章氏玄梅鴈山志續集

二卷

千頃堂書目八述古堂書目三

未見

侯一元序敘曰自昔通方遠覽之士曷嘗廢觀游哉夫旣孜孜飭其本
務矣然而張弛勞佚必有所寄是以襄城命駕彌劭皇道卷阿馳馭無
累王業而夏諺於焉顙首周民以之子來上下俱欲莫以爲病至史遷
用周覽挾奇謝傳以邱壑宏望咸獵精乎觀物之間斯又益矣方今天
下名勝類有圖牒然多偉其所見墨守一隅至談吾樂鴈山皆云并難
具美良以四谷秀巫山之雲蓉溪含武夷之曲鴈湖蕩具區之波龍湫
下匡廬之瀑是以謝公之屐千里來臻輜軒之使以爲茆舍莫不激賞
盈襟形於篇什以故前志蒐錄輒成巨卷後賢繼起復遍崖磻允矣山
川之遇也嘉靖乙巳吾邑侯歐陽先生至自西蜀蜀故多奇而先生沖
襟雅有五嶽之尙旣下車問俗一至鴈山卽歎其巨麗冠絕東維而追
昔所遊以爲未至人謂先生且日命習池之駕暢滁山之飲而先生事

已卽旋樂而弗留無何值歲游飢海有劫寇縣官調度兵食以憂民日
不暇給蓋積歲乃定而先生之不至鴈山已久丁未秋御史河東裴公
來巡弭節茲山爰有登高之賦於是海平野闢先生幸以無事稟法於
下迺從寓目佳麗諷咏篇撰嚮者之樂始復在懷慨然自以不易得也
爰屬千峰章先生并哀近作斷自前志蒐其所遺以爲續集旣成視余
與諸生徐子世鏣校而傳焉嗟乎息游之道通於有政觀侯循行勞來
張爲弛前講藝宣和佚爲勞後文武之道不其該與侯又嘗言天下盛
衰於鴈山有占以爲鴈山之開自晉始也及唐而微宋初盛時猶未甚
顯鴈山之顯迺當宋室之南於是金碧被峰巒而山之名勝始爭衡上
國矣將不以偏安之國貴游所湊而一統之世車軌遠之乎我國家奠
極北方鴈山遠日且萬里則雲構復圯緇黃流散至於今草中乃卧大
爨鑊焉固其理也遊者徒知想故事之榮華吊山靈之憔悴曾不知景

員之奠殷崧高之蕃周也深哉觀乎其有天下之慮矣斯集之成亦以羽翼往記貽之方來俾範治則不淫於逸論世則不泯其文所謂舉而必書以觀後嗣者豈徒鋪張靡麗觀美而已哉余故不辭校而敘之

山人集三

案千峰章知縣玄梅萬厯溫州府志宦業傳咸豐樂清縣志文

苑傳並有傳

千頃堂書目八作吳元梅依章朝鳳復姓後改題也

王氏應辰

仙巖志

六卷

四庫全書總目七十六千頃堂書目八作四卷

未見

四庫全書總目七十六仙巖志六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王應辰撰應辰自署

曰舉人不著里貫考太學題名碑有隆慶辛未進士王應辰信陽人去

作此書時僅十六年未知卽其人否也

案應辰永嘉人嘉靖歲貢上海訓導總目疑爲信陽人蓋偶失

考仙巖山在浙江瑞安縣境爲道書第二十六福地嘉靖壬戌兵部郎

中永嘉王叔果屬應辰爲此編首載圖景次錄詩文序次尙頗簡潔

案海壇王訓導應辰萬厯溫州府志文學傳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永嘉縣志文苑傳並有傳

陳氏

玘

南鴈蕩志

二卷

千頃堂書目入

千頃堂書目入陳玘南鴈蕩志二卷嘉靖丙辰修邑人

乾隆平陽縣志十四陳奎四世孫玘字瑞光積學有士行會昌教諭有

古山集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五十三南鴈蕩志上下卷嘉靖丙辰邑人陳玘重

修陳文源會輯

源乾隆溫州府志作元乾隆平陽縣志作原

蔡氏

立身

九華山志

六卷

千頃堂書目八
述古堂書目三

未見

何氏

白鴈山十景記

汲古堂集二十四
鴈山志十三作鴈山十記
廣鴈

存

汲古堂
集本

自叙鴈蕩於予爲家山也俛仰二十年所屝屨凡六至昔人謂鴈山旁
魄邃負山靈不自愛其祕我得濟之以勝具一月聚糧之塵得皮膚耳
審是則非乘躋徑度者終不能窺其蓄乎予獨爲不然若縋海者業擿
招涼明月而出無論紫貝明璣已籍令冥搜逃覽勝有踰於龍湫靈巖
之大者乎余曩遊當其遐矚吁駭之際極欲有所述顧賦範者如彼其
瑰麗此則方幅卑卑兩者不相值而難於名狀輒憚而止已從它所見
紀載政不必雅馴及稱所經歷犁然有當於予心乃復自悔曩卽不文
豈不賢乎恣恣夢境耶王昭文文學嘗侍其先公駕而遨乃撮其大者